

跌一跤 且坐坐

梁实秋心灵随笔集



梁实秋

著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梁实秋心灵随笔集

且坐一跤

梁实秋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跌一跤，且坐坐：梁实秋心灵随笔集 / 梁实秋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9
ISBN 978-7-5108-5879-6

I. ①跌… II. ①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6917号

跌一跤，且坐坐：梁实秋心灵随笔集

作 者 梁实秋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 × 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6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5879-6
定 价 4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好容易过了端午节

002
好容易过了端午节

006
记诗人西湖养病

009
是热了！

011
戒烟

014
住一楼一底房者的悲哀

018
旅行

022
胖

025
穷

027
洗澡

033
睡

037
北平的街道

041
北平年景

理想的“饭碗”

047
理想的“饭碗”

050
讲价

054
运动

058
滑竿

062
商店礼貌

066
职业

071
奖券

074
钥匙

078
计程车

082
火车

087
信用卡

090
动物园

旁若无人

099
“旁若无人”

103
我所望于我的芳邻者——留声机问题

105
推销术

109
暴发户

113
一条野狗

116
一只野猫

119
二手烟

122
房东与房客

126
感恩节的生活纪实

131
留学生纽约遇盗纪

搬家

137
搬家

141
台北家居

147
双城记

157
球赛

161
市容

166
高尔夫

170
广告

174
我看电视

179
我的暑假生活是怎样过的？

好不容易过了端午节

好容易过了端午节

好容易过了端午节！我昨天一天以内，因为受了精神上压迫，头部和背部流出来的汗，聚在一起，恐怕要在一加仑以上。为什么要在端午节那天出这些汗呢？这就一言难尽了，容我分作许多言来说罢。

过端午节，吃粽子，喝雄黄酒，悬菖蒲，这些事都很足以令人乐观，做起来也无须出汗。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一件极重大的事，先生小姐们，这件事在你们也许不大理会，但是在我就是一件性命交关的事，这件事便是还账！柴，米，两项大宗的账，不能不还的。但是店铺也真太不原谅人，还账只准用钱还，而我所缺乏的只是钱。

一清早，叩门声甚急。我战战兢兢地开了门，只见一位着短衣的人，手里拿着一张纸条，问我：“这里是姓王吗？”我登时面无人色，吞吞吐吐地从喉咙深处哼出一声：“是的！”我伸手把纸

条接过来，心里想着也不必看了，一定是来要钱的。我懒洋洋地走上楼，像是小孩子上学似的，一步一步地挨着走，心里真有一点悲哀。前天到当铺里当得五块钱，这一笔账还可以付，第二笔便无法付了。我把钱拿在手里，低头一看账单，咦！哪里是一张账单，上面分明写着：“王兄：兹送上枇杷一筐，诸希晒纳是幸。弟李思缘拜。”原来李先生送节礼来了。我笑了。

“喂，你把那筐枇杷拿进来吧……这是给你的酒力钱……回去谢谢李先生啊！……”

那个人笑嘻嘻的，我也笑嘻嘻的。那个人看了我一眼，我可是没有敢望他。他走了。我也上了楼，把那五块宝贝钱重新收起，把一颗枇杷塞进口内。

嗒！嗒！嗒！又有人叫门了。我自己明白，这一回恐怕逃不过去。我怕吓破了胆子，力求我的太太下楼去开门，她倒胆大，把门开了，只见挤进了半个戴绿帽穿绿衣的人。因为我的太太只开了半尺来宽的门缝，所以只挤进了半个人，还有半个在门外。“你有什么事？”

那半个人说：“我来拜节。”

一角钱从我的太太的衣袋里走了出去，那半个人从大门缝退了出去。

平平安安地又过了半点钟。忽的又有人叫门了！大门开处，只见又有半个戴绿帽穿绿衣的人挤了进来。他说他也是来拜节的。我心里猜想，一定是方才没有挤进来的那半个人。经我严重质问之

后，才知道他是送快信的，与方才来的那半个人不是一回事。于是乎我又付了一角钱的拜节账。

我的太太曰：“讨账的虽尚未来，而拜节的则纷至不已，呜呼，此地岂可久居？”

我曰：“然则走乎？”

我们走了。走到一个顶远的地方，走出了许多的时候，天黑了，我们回来，娘姨表示热烈的欢迎，她说：“啊哟哟！柴店和米店的伙计自从你们走后就来了，守候了一天，饿不过才走的……”

我就这样地战胜了端午节。

记诗人西湖养病

有一位诗人，姑隐其姓氏，当今文坛知名之士也。前几天饭后咳嗽，居然呕出一口痰来，而痰里隐隐约约的有类似血丝的附带的东西，并且这种东西竟有七八条之多。诗人大恐，马上作出一首诗来：

这景象是多么古怪多么惨！

这到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吟声未罢，打了一个寒战，揽镜自照，脸色发白。于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友朋闻说，争来问询，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曷不食鱼肝油乎？”“曷妨试试自来血乎？”有某君者，爱才心切，力劝赴杭一游，以为消遣，谆谆劝驾，声泪俱下，诗人不得已，遂成行焉。

诗人到杭，寓湖滨旅馆，诗兴大发，饮食俱进。不数日，病有起色，吐痰渐成清一色，不复有红色之点缀，然病体犹虚，每餐只能啖饭五六碗耳。

有一天，天气清和，诗人摇摆而出，曰：“咦！我要到湖边走走。”诗人蓬其首，垢其面，宽衣博带，行动生风。俯仰之间，口占一首：

啊！水这样的绿，山这样的青！

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这样的病！

似乎短一点。然而诗人倦了，额际有一股热气冉冉上升，两颗汗珠徐徐下流。诗人长太息曰：“我要买一把扇子。”

行行重行行，到了一家扇庄，柜台上聚着许多大腹贾，选购纨扇，叫嚣不已。诗人曰：“此俗人也，不可与同群。”不顾而去。又到了一家，有赤背者一，立于肆首。诗人疾驰而过，愤甚。

最后，到了一家小扇庄。肆主乃一妙龄女郎也，诗人莞尔而笑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游目四视，乐不可支。忙里偷闲，选购扇子一把，价绝昂，较普通之价加倍，而诗人购扇，固不在扇，更不在扇之价也。

翌日，挈友游湖，至龙井，见有售司提克者（Stick，手杖。——编者注），诗人曰：“此物甚雅，可入诗。”遂购一柄。又有售顽石者，诗人曰：“此物甚雅，可入诗。”遂购一块。于是

跌一跤且坐坐 *

一杖一石一诗人，日暮而返。

以手探囊，羞涩殊甚。急搭四等车返沪，囊中尚余大洋一角，铜币十余枚。诗人病已霍然愈矣。

是热了！

我疑心我是得了什么病，身体里面的水分不从平常的途径发泄，而在周身皮肤的孔里不住地分泌。并且我不知是因为什么不喜欢在太阳光下走路，而喜欢在阴凉的地方坐着。我的家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天热的缘故。后来我看见我家养的那条大黄狗，伸出半尺来长的红舌头，呼呼地喘，我这才有一点疑心，大概是热了。

但是真理就怕研究。一研究，真理就出来。我当细心研究矣，知道现今天气热，确是真的。并且证据很多，除了黄狗伸舌以外，还有许多旁的证明。

有一天我在晚上去看朋友，方要踏进弄堂口，似乎觉得鞋底与一块肉质的东西接触了。我当时心想，在这种时候在这种地方，除了野狗以外，或者没有别的肉质的东西。然而我竟错了。那一块肉忽然发出一种声音，我敢起誓，决不是犬吠，并且我听上去有点耳熟。细一辨察，啊哟！真罪过，这块肉原来是和你和我一样的一个活人。既是

活人，为什么铺块凉席，睡在弄堂口呢？这很简单，是热了！

我走到朋友家门口，敲了几下门，从门缝里漏出一声隐隐约约的“啥人？”紧接着又是好几嗓子的严厉的质问。我赶紧声明，一不是抢匪，二不是讨债，三不是收捐，那扇门才呀的一声开了半扇，我斜着肚子挤进去了。谈话不久，忽然间听见百货公司有人大声宣布，约请什么什么老板唱《卖马》的二段！我知道我这位朋友是不谙乐理的，为什么忽然发奋？再说这声音之大，迥非凡响，芳邻似乎也决不至于把留声机搬到他家里来唱。我的朋友说：“李先生府上又放焰口了！”

我知道所谓放焰口者，大概就是留声机的“卖马”。我说：“声音为何这样大？”

他说：“在晒台上唱呢，这焰口真不小，前后左右二三十家的邻居全都算是预约了死后的超度。”

我问：“为什么在晒台上唱？”

他说：“是热了！”

随后又听到清脆可听的洗牌声，就好像是他们正在改葬祖坟，收拾残碎骨头的声音。

我的朋友说：“晒台上又打起牌来了！”

我说：“是热了！”

我谈完了话，马上兴辞。我的朋友送我到门口，我仔细地用慧眼观察，发现我的朋友并未穿起长衫。送客（尤其是在礼教之邦送客）为什么不穿长衫？我想：是热了！

有以上这些证据，我暂时相信，大概是热了。